彰显人性的坚强与良善

——读蒋子龙散文集《人间世笔记》

□ 王云芳

蒋子龙的散文集《人间世笔记》(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包括四辑,前三辑共计37篇,以或长或短的篇什讲述作者平生遇到的奇人、奇事儿;第四辑名曰“碎思万端”,以碎片杂感透视世间万象,吉光片羽中时现思想火花。

整部作品透过俗世人生，与时代现实对话。蒋子龙对时代变化、现实人生保持着充分的好奇心与敏锐度。谈及小说家的散文，汪曾祺曾说过:“小说家的散文有啥特点？我看没有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其中当然有汪老先生的自谦成分,但小说家的散文爱写人的确是个特色。关注现实，关注人的文字永远都有鲜活的生命力。前三辑中,蒋子龙几乎每篇文章都围绕人物写。他以温润的目光注视着芸芸众生,既是写人，也是通过人来透视世间百态。《树精》《道爷》讲树木幻化为人形的传说,都有些神秘的气息，似乎无法见容于科学世界,但蒋子龙正是通过诡异、奇谲的文字对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种种行为敲响警钟。《男人的故事》透过社会表象、聚焦时代变迁在男性精神上烙下的印记，讽刺时尚的漂浮不定,等等。第四辑写于疫情防控期间,作者自言“操闲心、听闲话、读闲书……有感便记下来,不过是些碎片碎思”,与当下社会生活同步。蒋子龙的文字，时而幽默,时而犀利,时而洒脱,时而荒诞,时而冷峻……人生阅历的累积，使他在洞察世间百态时入木三分。回顾历史,他不粉饰;面对当下,他不盲从。他的文字貌似少了些锐气与锋利，但生命的智慧又使其平添了几分睿智、幽默与从容。

《人间世笔记》还善于书写奇人奇事,记录人性中的真善美。《辞海》中,关于“传奇”这样解释: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出寻常。蒋子龙曾在访谈中透露自己的写作主张:“一是真实,包括你所说的‘志怪’,也不是科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是我自己和我的亲朋好友的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二是具有传奇性,才可入笔记。三是精短,篇幅不能太长。”这部散文集讲述了许多奇人奇事,传奇性是一个鲜明特色。

不过，蒋子龙并未像古代传奇小说那样过分渲染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他的选材注重奇人奇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下笔极有节制。《人间世笔记》选择的人物,其实大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刻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沿着人格的线索，许多奇事看似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之中。世事无常,这些奇人能超越世俗功利与实用主义的观念,坚守本心,与人为善,结果反倒显出不同寻常之处。应该说,蒋子龙了解世俗的偏见与冷漠,但他并不随波逐流;他深谙人性的弱点,但更欣赏那些与命运抗争、柔韧地坚守自身品格的“奇人”。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作者世事洞明却能保守内心的澄澈，他及时捕捉那些有趣、顽强、高洁、智慧的灵魂,借以彰显坚强、善良、自尊等人性的闪光点。在幽默有趣的阅读中，那些高贵的生命所带来的真善美也逐渐氤氲在读者心中。

《人间世笔记》的语言大都简洁质朴,故事却颇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从蒋子龙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人间众生相。同时,现实生活的坎坷与磨难，经过蒋子龙长期的心灵酝酿,都凝结成了艺术的美酒。散文的背后站立着作者。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一个豁达、幽默、洒脱、睿智的蒋子龙在娓娓而谈。

（据光明网）

《烈火芳菲》:书写军民鱼水情

□ 张鹏禹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主办的“铁流、赵方新长篇纪实文学《烈火芳菲》分享会”举行,该书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间鱼水情深的故事。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场后方有这样一批女性，她们不直接参与战争,却接过重托,用柔弱的双肩和甘醇的乳汁养育了千余名革命者后代。这段家国往事,令作家铁流、赵方新为之动容。“我们一直关注胶东,因为胶东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是一片被热血浸润的土地。”铁流说:“当年哺育过革命者后代的胶东乳娘有300多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这些乳娘年龄都已90多岁了。听她们回忆起当年的青春岁月，我们热泪长流。”

《烈火芳菲》中的每个主人公都能在胶东找到名字。书中,保持着一颗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参加革命工作的张静源、不做俘虏挣扎着爬上石垛子自缢身亡的烈士刘福考、以装疯卖傻的方式作掩护为组织送情报的王淑贞、无私抚育革命者后代的乳娘戚永江、“胶东十二姐妹”等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令读者感受到革命的艰辛与人民的伟大。

谈及此书的书名，赵方新介绍,“烈火”代表男性革命者,“芳菲”代表女性革命者和这些乳娘。我们在写作中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向人物无限靠近。作为一部二人合作的作品，他更关注作品中对胶东革命者的书写，表现他们身上的刚烈、侠义;铁流更关注女性群体,尤其是女性和战争的关系。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发有评价说,《烈火芳菲》是用脚写出来的作品。两位作者几乎跑遍了胶东的村庄，足迹延伸到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采访当年被这些乳娘哺育的孩子，为胶东革命史上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

（据光明网）

新书架

《演奏之外》

作者:张昊辰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昊辰写在“演奏之外”的音乐哲学随笔。在古典音乐与大众审美存在距离的今天，作者试图讲述的是自己心目中鲜活而又深刻、细腻而又广阔的属于古典音乐的完美世界。从古典音乐与哲学、美学、历史、社会的关系,到在音乐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作曲家们的艺术人生,再到作者本人在与钢琴对话的生涯中感知到的共鸣和张力,书中的随笔思考看似断章,实际上连贯地呈现了既是青年也是钢琴演奏家的张昊辰对古典音乐和演奏舞台的理解、热爱、依恋与期待。

《关系重建:如何修复有裂痕的关系》

作者:[法]西尔维·田纳本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关系中,无论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还是对美好关系或结局的期待，当你企图改变或控制对方时,权力争夺的游戏便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悄悄地扮演迫害者、拯救者和受害者三个角色。本书作者通过探讨关系中的角色变换，提供了识别沟通障碍的方法和修改沟通方式的工具。读罢你会发现:维系一段关系可以不需要激烈的磨合、斗争、较量;接纳与尊重,分享与认可,陪伴与信任,是有毒关系最好的解药。

《四合如意》

作者:张怡微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四合如意原为曲牌名,意为多首曲牌连缀而成的大型套曲。十二首曲牌,十二篇故事,氤氲出爱与哀愁的人间烟火。该书聚焦于当下青年一代——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财富神话的年代,在表情包、弹幕、播客、直播构建的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分享经验、传递情感,在不安、怀疑、欲望的纠缠中寻踪、辨 析生活的真相,权衡得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亲情、爱情、友谊,又如何写下自我的宣言?情感劳作的景观,大时代里的浪花,历历如绘。每一篇故事都是真实世界的生计与虚拟世界的历险。成长,在故事中得以曲折地落成。

国学经典

【原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

【译文】(人要有九德)宽厚而庄重,温和而有主见,讲原则而谦逊有礼,聪明能干而敬业,善于变通而有毅力,正直而友善,直率而有节制,刚强而务实,勇敢而符合道义。

——《尚书》

每周书签

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

——余光中《左手的掌纹》

靡丽终成一梦,给“风雅”开一份书单

□ 赵柏田

锐书评

什么是风雅?我在《极致审美:晚明南方士人风雅录》里说,“风”是国风,关乎饮食男女;“雅”指趣味,更有一种精神的高洁在里面。风,一个唇齿音,气流轻轻推出;“雅”,一个平坦的元音,似门被轻轻推开,又似古人临风吟诵。风雅合在一处,指涉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高度结合的生活。

这种消弭了艺术与人生界限的生活在晚明——一个风华而又奢靡的年代——趋于登峰造极，半个世纪的盛放之后，又遭时代的罡风强行摧折。弦已断,音已绝,大雅风流云散已久,但晚明士人对美精微的感受能力、精致的生活趣味已沉淀进了国人文化血脉深处。

日本俳人松尾芭蕉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原来风雅的起处，就是随着四季更迭搏动的那颗灵敏的心。只要心足够放松、自如与优雅,好的风景、好的人、好的句子,就会时时把它弹拨。都说现代生活关系千万重,充满重重焦虑,但此念一动,游目骋怀,通过阅读重拾一份优雅的心境,也不是没有可能,以下是我开列的一张“风雅”书单。

列在这份书单第一位的,是张岱(字宗子)的《陶庵梦忆》。张宗子出生绍兴世家,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位大玩主,在我看来乃是天下一等风雅之人。

《陶庵梦忆》写晚明市井种种,绍兴灯景、虎丘中秋、西湖香市、杭人看月,也写上流社会的宴饮交游、古玩珍异,看他兴兴头头地说茶楼酒肆、放灯迎神、说书演戏、斗鸡养鸟,直似一幅晚明南方浮世绘。

张宗子生于16世纪末,是那个浮华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到他写这部回忆录时,已是穷困不堪的晚年光景。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检讨说,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说的是自家身世,也是对那一瓣过早夭折的文明之花的一声叹息，是对那个精致时代留恋而惆怅的临去一瞥。

他写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天镜园读书,窗外高槐深竹,一层层的绿,连书卷上的字也都透着绿意了（“幽窗开卷，字俱碧鲜”)。又说登上城外龙山看雪,“万山载雪,明月薄之”。而他32岁那年在镇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场夜戏时,那月光则从林下漏下,“疏疏如残雪”。

他写的去南京找闵老子斗茶的故事,写与朱楚生等一干文艺青年坐船去定香桥看红叶的故事,写陈洪绶在西湖岳庙夜追一个女子的故事，笔墨热闹如同小说。他写交游的同时代女子,笔端更见情意,说朱楚生,色不甚美,“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说王月生，长得如出水红菱，又性情寒淡,与某公子同寝食半月不吐一言,某日口动,也只“家去”二字。写秦淮河房,则是“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非真风雅者不能有此文笔。

1632年冬，张宗子往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世上自许风雅者多矣,谁人有此痴绝?

苏州文氏家族，堪称吴中风雅之渊薮,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自小身受绮丽的南方风雅文化熏染,三十出头时写了一本书叫《长物志》，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十二卷,前五卷谈园林基本构建,后七卷谈世家所用器物的制式及摆放品位。把精神寄寓于器物,这本书最为鲜明地显示了这一明人风习。

何者为宜,何者不宜,在晚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如何使用物、消费物自有一定之规，这不是文震亨一个人推许的高雅,《长物志》只不过从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规则。譬如他谈窗,“用木为粗格,中设细条三眼,眼方二寸”,谈香炉,“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乌木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诸俗式”,都有很强可操作性，是不是可以作为今人追慕风雅的实用指南?

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更多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共生关系,这是明人风雅的基石。后世沈三白的一册《浮生六记》,把这种风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深入到日常生活每一处皱褶和肌里,去体察与观照。书中记述的与妻子“芸”的闺房之乐、闲情之趣,伉俪之情深笃,更让人觉恬淡生活之楚楚可爱,以致林语堂向西人译介此书时,把“芸”推许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沈三白是苏州人,不是名门之后。据俞平伯等人考证，可知他以游幕为生,做过一些小生意，也卖过画，喜欢园艺、旅行,偶尔濡毫伸纸,也全是真性情。此人身处乾隆年间，此时去晚明已近两百年,可见风雅一脉,也是代有传承。

这种闲适、优雅的情味,当代在汪曾祺的笔下可见其余绪。汪是小说家,沈从文的弟子,留世文章不多,又是“搂草打兔子”的心态去写,然一册《蒲桥集》,谈掌故、谈吃食、谈西南联大师友,闲适中自有深情。

近年多说宋人风雅，但在我看来,宋人生活最为人称许的,还是商业繁荣带来的市井味。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会被那股浓重的市井味裹挟。宋人善饮、喜茶,文人又爱弹琴、焚香,但这些都带着尘俗味,远未明人玩得精熟。想看看这初始阶段的风雅,还是可以看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邓之诚和伊永文的注本都是好的。

（据新华网）

本报地址:内蒙古牙克石市红旗西街3号　邮编:022150　定价:全年195.00元　电话:融媒体指挥部(0470)7427618　广告经营许可证:牙市监广发字(02002)号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工印刷有限公司承印(0470)7427267